



还需历练

□庄学



绘图 雅琦

说：“既然朋友安排好了，不去不好。”老乙、老丙看领导发话了，皆点头称善。小丁腿快，马上出门叫好了车。

到了楼外楼大酒店，一窈窕女子迎上来，热情地将老甲他们领进一个大包间，莺啼鸟啭地说：“张总马上过来。我们张总说了，你们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千万不要客气……”

老甲气定神闲，示意老乙老丙点菜，还示意小丁出门买好烟好酒。“浙普”女子还在不停地打电话，说着说着便温柔地向老甲求助：“哎呀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借用您的手机跟张总通个话。”老甲不假思索地将手机给了那女子。

大家继续等着张总。“浙普”女子从包间外转回来，又轻轻对老乙说：“大哥，借用一下手机。”老乙也不假思索地将手机给了“浙普”女子。那女子又袅袅婷婷地出了包间。

小申一激灵，拉上回来的小丁出了包间，只见“浙普”女子边打电话边往楼梯口走。小申冲上前从她手里把老乙的手机夺过来贴着耳朵一听，啥声音都没有。小丁也马上从那女子的手袋里把老甲的手机掏了出来。那女子脸色刷白，飞快地从酒店后门逃走了。

一行人灰头土脸地离开酒店。老甲说：“我一瞅，就感觉这女的满脸妖气。”老乙说：“是的，一开始我就琢磨着不对劲儿。”老丙说：“我早就注意到她第二回借手机不正常。”小丁说：“要不是我跑得快，这后果……”

唯有小申沮丧地沉默着，这一切都是他接了一个电话引起的。

后来，老甲按了按小申的肩膀，说：“小申呀，别看你甲字出头，还是太年轻了，还需要历练呀！”

小申愤愤然，继而又很阿Q地自慰：“人在江湖飘，岂能不挨刀？！早晚咱这申字也会磨成甲的，走着瞧！”



市长约我

□杨亚丽

星期日上午，我正在家中收拾屋子，妹妹气呼呼地回来了。

我纳闷儿地问：“你不是相亲去了吗？”她不理我，拿起果盘里的苹果狂啃起来。吃了一半，她突然停下来：“姐，咱姑是蒙我的吧，给我介绍这么一个人！”

我一头雾水，听姑姑说，那个小李是一家杂志社的记者，虽说来自小地方，但他毕业于北京的一所高校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。

没等我答话，妹妹扑哧一声又笑了起来。我更是迷茫，放下手中的活儿，非要妹妹说个明白不可。

原来，妹妹按照约定时间到茶社时，还算帅气的小李早已等候在那里。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没话找话聊了起来。刚聊一会儿，妹妹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，她看后随口说：“哦，我的手机该续交话费了。”小李便顺着这个话题问妹妹一个月能打多少话费，妹妹说30元左右，小李笑着说：“我一个月要打400多元呢！”说着，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张通话记录单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个电话是王局长的，这个电话是孙县长的，这个电话……”

妹妹惊讶地看着小李，他衣着朴素，根本不像大人物！于是，妹妹说：“你的交际这么广，穿戴可不怎么讲究呀！”小李跷起二郎腿，笑着说：“刚出来闯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注重包装自己的，现在，我想着法子低调还来不及呢！”说完，他拍了拍桌上的皮包说：“看见没？这可是正宗的‘骆驼’，我们社长用的也是这个，单位里也只有我和社长用的包一样。”

妹妹感到好笑，便把目光移向窗外，正好街上有人拿着DV在拍什么。小李瞅了一眼外边，对妹妹说：“瞧那人拿的什么片子，还装模作样呢！来，你瞧瞧我的相机！”说着，他取出包中的相机，摆弄着给妹妹讲解它的功能。

妹妹越发感到好笑，却又一言不发。小李看妹妹不语，得意地说：“没见过这么高档的相机吧？光说也没用，不如我们去隋唐城遗址植物园拍雪景吧，中午我把新闻局刘局长的饭局推掉算了。”听到这里，妹妹已不是感觉好笑而是别扭了，恰巧这时手机响了，她乘机“逃”了出来。

妹妹正和我说着，她的手机响了，是小李约她出去吃饭，我只听妹妹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刚才是市长约我，饭店已订好了。”

小申与领导甲，同事乙、丙、丁关系很不错，常聚在一起打麻将、泡脚、喝酒。

前一阵子，5个人去旅游，先游黄山，接着游千岛湖，最后在杭州逛街购物。

小申在杭州熟人多，在他的安排下，一行人每天被人款待着，有人请吃喝，有人陪着游览湖光山色，还有人送土特产，他们觉得十分惬意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次日就要返程了，在领导老甲的建议下，小申谢绝了诸朋友的好意，决定自由活动半天，品尝一下当地小吃。

下午逛完街，一行人回到宾馆休

息，准备逛夜市。此时，小申房间的电话响了。对方操着一口鸟鸣似的“浙普”问：“你们是从××来的客人吧？”小申回答是。对方又问：“你贵姓？”小申答：“免贵姓申。”

“浙普”女子热情洋溢地说：“我就是找您呀，申先生！我们老总今天晚上在楼外楼大酒店请你们品尝海鲜。”

小申问：“是张总吗？”

对方答：“对。我姓李，是张总的部下。张总有事忙，请与我联系，我的手机号码是……”

小申的警惕性渐渐放松了，就向老甲汇报。老甲挺了挺滚圆的肚子



五叔

□孝心

得知五叔去世的消息，我有点儿吃惊，因为他临终前所做的那些事儿。

五叔是我们村的孤寡老人。其实，五叔年轻时处过对象，去办结婚登记手续时，他因为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，不仅黄了婚事，也孤单了一辈子。

那年，五叔同他对象步行去乡里办结婚登记手续。半路上，他对象说有点儿口渴，想讨碗水喝。五叔正好认识路边一户人家，那家女主人叫明。他向对象炫耀：“俺还在明家住过一夜呢！”

于是，他们去敲明家的门。开门的是一个妇女，问他们找谁，五叔热情地说：“你是明嫂吧，你不认识俺？俺还睡过你的床呢……”五叔话音还没落，明嫂早已给了他一耳光，恶狠狠地骂了一声“臭不要脸的”，哐当一声关上了门。

五叔的对象一看这情形，转身就跑。当五叔明白过来后，对象早没了影儿。

“俺在她家住过一晚，她没在家，俺和明哥睡一块儿。俺是想和她套近乎，意思是睡过同一张床，俺……”

不管后来五叔如何解释，那姑娘就是听不进去。婚事就这么黄了，而且乡亲们都知道五叔“不要脸”，自此再也没有哪家闺女愿意嫁给他。

没媳妇也好，五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不过，五叔很能吃苦耐劳，加上勤俭，手里也攒了不少钱。只是他很小气，特别是对身边人。

五叔有六个侄子，其中有两个侄子生活并不富裕。村里有好事者跟五叔说：“你攒那么多钱有啥用，多帮帮你侄子吧！将来你老了，把哪个侄儿过继给你，就是不让人家伺候，也得有人给你送终吧！”

对此，五叔总是笑着应付：“到时候再说。”侄子家添子女或是办其他喜事，他也和大家一样随礼，一分钱也不多给。村里人都说他傻，取笑他是“铁公鸡”，他却说：“俺随的礼钱全是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没回，掏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这些话传到侄子们的耳朵里，几个侄子都放出了狠话：“他老死了，我们都不会管他。”

“不管就不管，俺买有养老保险，才不让你管呢！”五叔满不在乎地说。

说这话时，五叔是有底气的，因为多年前有人找他推销保险时，他就开始为自己考虑后事了。这种保险不仅能养老，还可以零存整取。所以，在推销人的极力推荐下，五叔一下子买了五份这样的保险，一年近两万元，一买就是好几年。

五叔身体好，早年农忙时在家种庄稼，农闲时到镇上建筑队干活。这几年种地不划算，他干脆到城里打工，只有过年时才回家住几天。今年刚入冬，五叔便回村了，是被人用担架抬进屋的——工地上出了事故，五叔伤得不轻。

侄子们没有一个前去看望，倒是有外地人来了两次，据说是县里的一位律师请来的。半月后，五叔去世了，省城里来了一辆车，要拉走五叔的遗体，五叔的六个侄儿拦住车不让拉。那位律师拿出了五叔的遗嘱，说遵照五叔的遗愿，已把五份保险全部取出捐给了县里的一所希望小学，捐献遗体也是五叔的愿望，不信你们看看。

侄子们傻眼了，村里人也都说五叔死了也不给人留念想，真是傻到底了。